

王旗

银小骏 著

下

长江文艺出版社

124
1185-C₂

王旗

银小骏
著

下



农干院 B0058867



BCH91/06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 旗/银小骏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54-1949-6

I.王…

II.银…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2697 号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武汉第二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0.25 插页:4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63 千字

ISBN 7-5354-1949-6/I·1489 定价:30.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十三章

47

在那个飞雪弥漫的早晨，五月仙仍没有忘了摸黑起来吊嗓子。

335

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了，每天总要在起床之后到井口上或城墙边吼上一阵，一则为了通畅喉咙，二则为了坚持练童子功。唱戏的，没有一副好嗓子哪儿能行？五月仙自从入了柳意戏班，吼嗓子仅中断过两次，一次是戏班被赶出文庙东街来到南街上，另一次就是被土匪花脖子劫持了的那段日子。除此之外，她是雷打不动地坚持着练功。

现在，女戏子扭着她那水蛇样的腰肢，轻轻地开了门，挑起门帘，随着“吱呜儿”一声响，模样儿俏丽的人便把自家的一团影子嵌在了白白的雪地里。那一刻天色虽然还黑着，但因为雪的映照，所以还是晃得这个俏女人眯起来眼睛。这样，女戏子五月仙就显得更好看了——两片刷子似的眼睫毛微合在一起，忽闪忽闪的给人一种毛茸茸的感觉；由于天冷，她那脸蛋子在倏忽间红得愈加灿烂，猛一瞧，像只能掐出水来的大红果子；更让那些图

谋不轨的戏迷们感兴趣的，是她的那面胸脯和两瓣圆滚滚的屁股。女戏子非常清楚自己的迷人处在哪里，便不顾弥漫着的雪和奇冷的风，还是穿了她那件紧身旗袍，将胸前和胯下的物件凸兀地现在了雪地里。

从屋子里出来，五月仙踩着积雪走出里院，来到了大门口。

这时候，大门已经开了。戏班里的守门人是个驼背老汉，是班主二棒槌的亲舅舅，二棒槌虽然死于土匪花脖子的枪下，但新班主三棒槌还是怜着他，依然让这个驼背舅舅在戏班里混一口饭吃。老汉不仅奉事勤勉，人也谦和，从门缝间看到戏班的台柱子从里院扭出来，就探出头和她打招呼：“五小姐早啊？”

五月仙虽然没有答话，却把一朵梅花儿似的笑抛给了这个驼背老汉，然后就像往常那样扭着屁股、挺着胸脯，绢人儿似的走出柳意戏班的院子，钻进了飞雪弥漫的南街上。顺着南街一直往西走，过母猪胡同、灌肠巷，当爬上一截陡坡之后，就到了前朝的秀容书院、现在的义州自治署了。不过，五月仙可不敢在这里吼唱，她须躲在离自治公署很远的城墙角下去。在那里有一眼枯井，枯井旁就是她吊嗓子和练身段的地方。

因为今日早晨下着雪，所以五月仙走得很匆忙。雪花儿绒絮一样扑打在女人的身上和脸上，使她不得不倾下头走路。这很让人遗憾，她那娇好的胸脯和柳枝儿一样的腰肢，便顿时失了昔日那种撩人的风韵。尽管如此，仍有早起的人在风雪中指指点点。五月仙隐隐约约听着有人说：瞧，那就是让花脖子操过的女戏子哩……

五月仙的脸上禁不住红了一股，走得更加匆忙了。

女戏子的金莲未曾缠过，前些年是很让人耻笑的。可自民国以来，她那天脚却变得异常时髦。不仅时髦，而且非常受用。就如眼下吧，街上的积雪虽然是很厚了，可她却走得稳健。脚下

“吱吱”地响着，嘴里的热气呼出来，把极好看的两条柳叶眉上染了霜，白白的似一轮弯月。五月仙正急步匆匆走着，差点儿撞在一样高大的活物上。五月仙猛地抬起头，看时，发现立在她面前的是一匹高头大马。马上骑着一个挎枪的官儿，此刻正瞪着一双眼朝着五月仙——不是发怒，而是发愣呢。

五月仙由不得“哎呀”了一声，就像练嗓子似的悠扬。她才看清楚已经走到了自治公署门口，那个当官儿的便是从公署衙门里出来的。女戏子慌忙躲到一边儿，为自己的唐突陪了个极不自然的笑。她想抽身离去，骑在马上的官儿却将马鞭指向了她：

“哎，你甬走。”

五月仙一个寒颤，立住脚，胆战心惊地望着马上的人和他手里的马鞭子，一如那年被花脖子掠去时惊慌。马上的官儿大约也看出眼前的女人有些窘迫，便也笑了，笑得色迷迷的：

“是戏班里的吧？”

面容姣好的女人没敢正面答话，只把头侧向一边去，心跳着，红着脸，似点头非点头地扭动着白雪样的脖颈，也算一种应答吧。女戏子又听得那人低吟了一句：“哦……真是戏班的哩，仙女似的。”听了人家的赞扬，她就更不敢抬头了。五月仙用眼角的余光瞧见那匹骟蹄马正用黑色的蹄子趿着街上的积雪，发出些“噗噗噗”的声音，正如她此刻胸中的心跳，是慌乱而急促的。她急着想离开这个挎枪的人。可那人不放话，她就不敢走。

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就这样在自治公署的衙门口顶风冒雪默默地站立着。当然，谁也没再说话。那当官儿的只把一条马鞭无聊地攥在手里把玩着，也如傻人儿一般。老实说，是眼前的这个女人让他看呆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丽而且时髦的女人这么近地站在自己面前，所以在那一瞬间，他就很难拢住神。

正这时，公署衙门里又响出一阵马蹄声。他知道，那是“义

州王”胡德彪、胡总司令出来了。他这才赶紧眨了眨眼睛，攥紧了辔头，双腿一磕马肚子，“驾”地一声，驱着胯下的黑骝蹄恋恋不舍地离五月仙而去。

女戏子的心里松了一口气，慌忙躲至路边，让过从衙门里旋出来的一列马队之后，才匆匆走到城墙下的那眼枯井前。这时候天色已经大亮，城墙底下却没有一个人。如果在往常，她会兴致勃勃地抓紧时间修自己的早课，使圆润的嗓门儿更加通畅。可今天却不同与往常了，她试着吼了几声，喉咙里总像堵着一团东西，声儿就是不能圆圆润润地吐出来。这样的情形也是遇到过两次，也是从文庙旁搬到南街上和被花脖子劫持了的那两回。如此，五月仙便隐隐约约觉得，怕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五月仙没有心思练下去，再说时辰也耗磨了不少，该回戏班里吃早饭啦。就抽身离开城墙底，心思重重地往回走。一路之上，更免不了碰上闲杂人等和那些义州城里的“白花”。他们当然要瞅她，更或调笑两句。五月仙一律没去理会，匆匆回了戏班。

二院里，新班主三棒槌正拿着一根桐子条在雪地里抽打一个刚入班的姑娘，一边打一边还要嚎叫：“不懂得规矩吗？这是戏班！走碎步腿要绷直，胸要挺起来，就像水上漂一般。就你这样走法，就跟讨吃子似的，那能好看了？重走。今日走不圆满你就一直给三爷走下去。走！”挨了一顿桐子条，还得继续走。那姑娘就噙着满眼泪花扭动起来，而依然不得法则，步子仍如先前一样难看。三棒槌再次举起桐子条要抽她。

这时，五月仙走到班主的面前，笑着说：

“三爷你甭打她啦，我来教她走吧。”

此刻的三棒槌虽然是满脸怒气，却没道理朝着五月仙发，便重重地“哼”了一声，掂着桐子条在姑娘面前晃了几晃，说一声

“听五小姐调教，再走不好是饶不了你的”，便转身回屋里去了。

院子里就余下五月仙和这位姑娘。

姑娘原先叫什么名字，除三棒槌之外再没有人知道。入柳意戏班之后，却是取名为妙香的。妙香姑娘进戏班是为了混口饭吃，并不是为了挨打的。所以，当三棒槌走后，身边只剩一个五月仙时，妙香就哭出声儿来了。

“不敢哭，小心让三爷听到。”五月仙抚着妙香的肩膀说，“初入道儿哪有不挨打的。打戏打戏，不挨打，哪儿能入得戏文？你看我……”说着，五月仙把自己的一截胳膊撸起来给妙香看，“我当初也一样，如今还留着疤痕呢。甭哭啦，还是我来教你吧。正月里咱就得窜村子去唱戏，三爷还想让你顶一个人使哩。他也着急。”

妙香就忍了哭，跟着五月仙在雪地里扭动起来。

这时候，雪停了。

48

就在柳意班的戏子们为正月里的生意积极排演戏文的时候，混成军总司令胡德彪，却在为义州城的安危忙乎着——据密报处探来的消息说，这几天督军的队伍正朝着义州五县秘密运动……

义州五县由胡总司令“自治”以来，远在省城的龙虎将军就一再电令“义州王”，要他取消自治，彻底归顺省府。胡德彪自然不会答应，回函督军说：区域自治，乃义州全体民众的恳切愿望，当前兵燹纷起，旱河两岸始得太平，若将二万五千混成军拉出义州五县，百姓不答应，……云云。随函回禀督军的还有五县三十二名儒学和六十一区区的联合签名。这自然更是胡德彪的精心策划。远在省城的督军龙虎将军，到底鞭长莫及，奈何他不

得，就派了一个使团来，说是要帮助胡总司令巩固自治，施行行政分家，声称要在义州置专署，五县设县长，专员和县长却必须由省府委任；还说，只有如此才能实行统一，避免出现兵家割据的混乱局面，让百姓免遭苦难，以度康泰时光……云云种种，也是一套理由。

而无论督军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他胡德彪是死也不肯答应

的。

这样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应允呢？胡德彪非常明白，那是督军在玩儿鬼花招，采取的是逐渐蚕食的政策：今天夺你的政权，明天削你的兵权，到了后天取的就是你“义州王”的脑袋了——丁巳年六月，黑虎关外兵变未成，没有人主督军府取代那个老杂毛，他胡德彪已经是追悔莫及了，怎么可能再把熟透的大红果子拱手送与他人呢？所以，当那个一行二十余人、准备主政义州五县的专员和县长大们组成的使团，刚刚在义州城里住下来的时候，没几天功夫，就有一个家伙儿神秘地失踪了。过了几天，又有一个挨了黑枪……

这些，据说都是土匪所为。

而胡德彪，还真的在城楼子上砍下三颗血淋淋的人脑袋，然后让人挂在使团的公寓门口，说是为他们“谢罪”的。可那二十几个人瞧着，却吓得哆嗦起来。第二天，那帮家伙儿就说死也不在义州城里呆着了；他们慌忙揣起委任状，惊枪的兔子一般，说是要回省城找龙虎将军卸任去。

胡德彪却笑眯眯地再三挽留说：

“义州五县正等着诸位精心治理呢，眼下虽然匪患猖獗些，难免要面临一些意外险情，可我胡某人不是也在刀尖儿上度日月嘛？诸位既然受命于乱世之中，就该置生死于度外才对，还是留下来和胡某携手为督军效命吧。”

可他们哪里敢和这个笑眯眯的总司令“携手”呢？胡司令的这番话，更道出了他那隐藏在骨子里的杀机——他们若真在义州住下去，甭说是主政，就是多延误几日，肯定还会有人要脑袋搬家。想一想都叫人胆颤。于是，他们就在那天早晨夹着尾巴仓皇逃出义州城。胡德彪把他们一行二十余人送出城外，一一行礼道别，待目送他们走远了，这才收起满脸的笑容，对他的南镇守使刘崇武说：

“崇武，咱算是把那个老东西彻底得罪啦。”

“有枪便是草头王，得罪了他也扯淡！”

刘崇武则轻描淡写地这样回答说。

“话可不能这么讲。”胡德彪打断了南镇守使的话，“咱们可是为了义州民众着想哇，并不是非要和那个老杂毛过不去——我们推行自治，强兵富民，他却非要抢夺地盘不可，民心不允嘛。”

“是。还是胡公说的对。”

尽管南镇守使心里清楚胡德彪此刻在想些什么，但也只好随声附和他。自从在辛亥年和面前的这个人共同举事以来，胡德彪的为人，刘崇武是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剿灭土匪花脖子，抬举前朝大儒李师爷，黑虎关外耍阴谋搞兵变，以至于后来推行的区域自治，建立典范学堂……哪一样不是为自己能永远地称霸一方着想？为义州民众，那只是一个漂亮而堂皇的幌子而已，骗不了他的。

刘崇武正低头想着心思，胡德彪突然又说：

“崇武，你把三旅从黑虎关给我调回来吧。”

刘崇武一愣，他并没有听清总司令说啥：

“胡公，把……把什么调回来？”

“走神了吧？”胡德彪宽厚地拍了拍刘崇武的肩膀，笑了。他还以为南镇守使害怕了哩，“不要慌嘛。慌神不得将军做。有我

二万五千混成军，谅他龙虎贼也进不了咱的义州城。你把三旅给咱调回来，摆在城池北线，挡了那个老杂毛！”

刘崇武这才明白胡德彪要干什么，便万分不能理解地提醒他：

“胡公，调回三旅，黑虎关那边可就险了。”

“不是还放着王团嘛！王歪嘴也是个不要命的家伙儿，有他在，关口丢不了的。再说，眼下咱主要是防那个老东西。黑虎关外的张大麻子，咱也没惹人家嘛——估计不会出事儿的。再说王歪嘴也不好对付。去吧，把三旅调回来！”

三旅是胡德彪的看家队伍，老底子前朝的火枪营。如今，他胡德彪虽然把当初的半个火枪营和三百民军滚成了二万五千混成军，但在最关键时刻，他还是最信任三旅。而三旅，名义上还是抓在刚刚提升为南镇守使的刘崇武手里。

刘崇武得了旨意，当天夜里就派出快马直奔黑虎关。

.....

五天之后，三旅的全部轻重以及编制强大的五千子弟兵便尽数回师义州，在城池北线驻扎下来了。胡德彪这才松了一口气——有三旅的弟兄在他身边，任那个老杂毛如何调兵遣将，义州城也终将固若金汤。所以，当三旅旅长申正义，在那个飞雪弥漫的早晨把他的五千队伍安顿在离城二十五里的北线驻扎下来之后，单骑匹马进城找总司令复命时，胡德彪便亲自率领南镇守使刘崇武和自治公署的一帮文武官员们，到城外去迎接。

那时候，雪正下得纷纷，申正义旅长的身上已经披了一层白，眼睛和眉毛上也挂满了雪花儿。站在城头上远远望下去，旅长那白白的影子在城外的飞雪中挺立着，胯下的那匹战马大约是不堪忍受孤寂吧，突然引颈长嘶，前蹄腾空而起，险些将申正义摔到马下。

申旅长勒紧缰绳用力绷了几绷，铁嚼子咯得马牙“咔咔”地响起来：

“娘那个×！想把老子摔死呀？！”

这时，随着“吱鸣吱鸣”一顿响，沉重的、铆着铁钉的城门缓缓地启开来，申正义看到从门洞里走出一列马队，为首的正是混成军总司令胡德彪。胡德彪披着黑色斗篷，穿着牛皮马靴，腰佩短剑，胸前斜挎一条黄色绶带，模样煞是英武。总司令的身后，是自己的顶头上峰、南镇守使刘崇武以及公署衙门里的一些其它人物。还没有等到这些人走出城门，申正义就迫不及待地用双腿一磕马肚子，旋风似的跑过吊桥，来到了胡德彪的面前：

“胡公，出什么事啦？”

申旅被紧急调防义州，作为旅长，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申正义就表情严峻地问了一句。胡德彪却没有立即回他的话，而是冷着双眼打量了他一会儿，接下来还是冷冷的，说道：

“能想到出事，为什么还要单骑闯城？你的队伍呢？！”

申正义猛地愣了一下，以为总司令要拿他，就慌忙用左手勒着马嚼子缓缓后退几步，离开这伙人稍稍远了一点儿；右手就习惯性地摸住了腰间的枪套；然后，再警觉地扫视一遍四周，当没有发现什么异样情况时，那只摸了枪套的手才迟疑地松开，反问一句：

“总司令不是要我在北线驻扎吗？”

胡德彪点头不语。

申正义放下心来了，咧着大嘴这才说道：

“在胡公的治下，咱义州保险得很哩，带球什么卫兵！总司令召我三旅回来，到底有什么事儿嘛？”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主要是想让弟兄们回来休整

几日——我知道你们在黑虎关那边受罪了。”说到这里，胡德彪笑了，他转脸朝向刘崇武，“你让南镇守使说一说，我是不是这个意思。”

刘崇武忙着应和：

“是是，胡公是这个意思。司令说在黑虎关摆一个王团足够，他张大麻子翻不起天的，无须让三旅的弟兄也熬在那里受洋罪，便召你回来了。”

很显然，胡德彪对刘崇武能这样回答极端满意，便勒转马头挥挥手：

“回城——咱给申旅长接风！”

于是，十几匹高头大马便驮着义州五县的十几个头面人物风一样卷回城里去了。直至今刻，除过胡德彪和刘崇武两个人之外，其余的人还被蒙在鼓里，他们决不会想到，义州五县将面临着—场血与火的洗礼。匆匆赶回来的申正义旅长，自然更不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还以为总司令真的是要让他们三旅回来安享太平呢。

“义州王”为部下的部下设宴洗尘，这在混成军里还是第一次。

黑虎关守将申正义，能受到如此款待，自然就得意忘形，他在宴会上和各位袍泽频频碰杯，最后竟然抱着酒坛子走到了胡德彪的面前。

“胡公，你这样隆重待我，我申某人就愿意趴下让你当马骑！来，总司令，兄弟我敬你一碗酒。”

说着，草莽英雄申正义，左手抱着酒坛子右手端了一只海碗，“哗哗哗”地倒满了酒，非逼着胡德彪喝下去不可。申旅长如此举动，若要在平时，胡德彪肯定会申斥他的。可现在却是非

常时期。非常时期就该有非常的礼遇——~~刘崇武在~~
旁急得抓耳挠腮，朝着他的部下一个劲~~申正义非但~~
没作理会，反而更加难缠了，他把酒~~杯和酒杯~~
硬把胡德彪从椅子上拽起来，嘴里含~~酒不~~，
公不喝了这碗酒，就、就是瞧不起咱~~老~~

还好，总司令没有发怒，反而笑了，顺势端起那碗酒说：“我喝可以，但申旅长该有个说法嘛。”

申正义鼓着眼睛想了一会儿：

“……说、说法？为多年来胡公对、对我的栽培……”

他刚说到这里，胡德彪就笑着摇了摇头。

申正义再想，再说：

“为，为，为他娘的咱老申是胡公胯下的一匹马驹儿……”

胡德彪端着碗还是摇头。

345

申旅长可就真的犯开愁了。他实在想不出什么新鲜词儿，只好用手挠他那颗秃秃的脑袋。没一刻功夫，那颗秃脑袋上就窘迫无奈地淌下汗来。这些，刘崇武都瞧在了眼里。他突然明白胡德彪在期待申正义说什么了，便悄悄地伸出一只手去，在周围比划了一圈儿，意思是提醒他：要在酒辞中提到义州和义州的老百姓——只有这样说，胡德彪才会满意。可那个木杵似的家伙申正义，却只会玩儿枪打仗，根本无法解开刘崇武那手势的意思。他还以为上锋在阻止他劝酒呢，便一梗脖子叫道：

“胡公待咱们不薄，我怎么就不可以敬胡公一碗酒？”

他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刘崇武的心不禁悬了起来。如果，胡德彪也顺着申旅长的思路误解下去，对自己可就大大地不利了——在义州地面，谁敢对总司令有所不恭！就连龙虎将军，不也是让着他三分吗？而胡德彪却没有理会，反倒“哈哈”地笑出声来。这让南镇守使稍微放心了一些。

刘崇武见胡德彪眯着眼睛站起来，说：

“申旅长，您这酒量可真不小，措词却就显得口讷了。对不对申旅长？”

“对对对……”申正义如逢大赦，摇头晃脑咧着大嘴叫道，“还是胡公摸我的脾气——咱老申除过杀人，什么都不会，更不会说话——咱又没住过说话铺。咱不会说话，胡公你就不喝咱老申的酒了？”

胡德彪终于再次端起碗来：

“喝！为申旅长的这份真情，我也得喝下去。不过……不过更为了咱义州的几十万老百姓，这碗酒我先敬给他们了。”说着，胡德彪把碗里的酒轻轻浇在地上，而后又让申正义给他倒了一碗，端起来，面朝着大家继续说道：“诸位，我胡某今天借申旅长这碗酒，想在大家面前讨句公道话，你们也别给我藏着掖着，有话只管直说。”

在座的人都一律瞪圆了眼，他们不明白胡德彪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可南镇守使刘崇武明白。他知道胡德彪最善于使用攻心战术，他的攻心战术曾经帮他举事成功，而且越来越稳固了“义州王”的宝座。此刻，在他的宝座下面稍一有所动静的时候，总司令自然就要运用攻心战术来笼络人心，以抗拒龙虎将军对他的威胁了。果然，胡德彪就端着酒碗离开了桌子，在所有的席上都转了一圈儿，和所有的人都一一碰了杯，这才神情恳切地问大家：

“我胡某人自主政义州五县以来，算算也有五六年的光景了吧？现在，我作为混成军的总司令和自治公署的主席，就算是给诸位述职吧——你们可以评头论足，也可以在鸡蛋里面给我这个总司令挑骨头，只要能代表义州老百姓的意思，我胡德彪保证——领受，保证！如果，义州五县的老百姓觉着我不配做他们的主

心骨，愿意让别的人来管辖他们，我胡某人也可以卸任，让别人来做这个主席。”

在场的人都被他说得莫名其妙，他们相互瞅着，眨着眼，心里想：大约是出什么事了，胡公今天的神情反常呀……

“你们别瞎猜疑，没什么事情发生，一切都正常得很哪。你们不见我把关上的三旅都调回来啦？能有什么事情呢！我今日只是想掂一掂自己的分量，看我胡某人还受不受义州民众的拥戴，配不配主宰咱义州的江山。好啦，大家说吧。”

听他说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场的人就觉着一切都康泰平安了，便轮番在胡德彪面前表述自己的见解——当然，那都是颂赞总司令恩德的言词，没有谁真个敢评头论足，也没有谁从鸡蛋里面挑骨头。一时间，欢宴上的颂扬声就如大合唱，吵吵闹闹，轰轰烈烈、沸沸扬扬，有人甚至拿前朝的康乾盛世与胡司令治下的义州五县作比……

347

而胡德彪到底不失精明，他见大家的颂赞越来越离谱，便突然伸出双手压下了海潮一般的声浪，谦恭地笑着说道：

“妄比不妥，妄比不妥嘛……况乎如今是民国呢。不过，义州的老百姓既然如此拥戴我，胡某人就很是感激了。申旅长，你听到了吧？不要做我胡德彪胯下的驹儿，要做义州老百姓胯下的马驹儿哩！”

说着，胡德彪这才把那碗酒一饮而尽。

申正义旅长受到感染，突然单腿跪地拱起双拳，朝向总司令：

“胡公说得对，我申旅就是义州五十万老百姓的马驹儿！就是总司令手里的一群狼！胡公你说吧，要我咬谁？！”

胡德彪慌忙走上前去，把申正义从地下扶起来，说：

“咱混成军不是专门用来咬人的。不过……若要有人来咬咱，

你申旅看在义州五十万老百姓的份儿上，可不敢给我下软蛋哟。”

“奶奶的，谁敢踏进咱义州一个脚踪，我老申就割下他的脑袋当夜壶使！”

申旅长瞪着血红的眼珠子，突然吼了一句。

气氛造足了，群情激昂起来。不知不觉，人们在无形之中就把自己的心慷慨地交给了胡德彪。尤其是申正义，仿佛真的有人在那里朝“义州王”磨刀霍霍似的，他在说那句话的时候，还气势汹汹地拍了拍腰间的皮枪套哩。不过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别人不知道，他胡德彪还不清楚龙虎将军早把他恨得牙痒吗？而且，已经悄悄地开始行动了。

申正义，有你他妈的为他掉脑袋的时候哩！

南镇守使坐在那里，只这样默默地想了一下，脑门上就情不自禁地沁出了几星汗。他为自己的那种想法感到吃惊，更不得不佩服胡德彪的手段。刘崇武隐隐约约觉得，胡德彪的十根指头上似乎扯着十条无形的线，而那些看不见的线却是为他卖命的人们的心弦，只要他轻轻地一扯动，人们就会狂热地激动起来，做出一些让局外人感到万分吃惊的事情……

在场的人中，大约只有南镇守使一个能看透这一切。而此刻，心中烛亮的刘崇武，却坐在那里呆呆地擦着脑门上的冷汗。

“崇武，你怎么啦？”

刘崇武不知道胡德彪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自己的身后，当他觉着自己的肩膀被人轻轻地拍着，听到了那一句熟悉而和蔼的问话，即刻就吓得抖颤了一下。

“你今日的神色不对头呀。怎么，病了？”

胡德彪关切地又问了一句。

刘崇武扭过头来瞧着那副慈祥的面孔，慌忙点头应道：

“是有些不对劲，大概是伤风了。今日早上天气有些冷。”